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儉孺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心性上

問先生於心性如何用工羅子曰予初年也將自己
本心勉力探討於生來氣性亦強力調攝及弱冠
乃覺心地頗得光明性質漸次和順日用欣欣也
想聖賢或可苟分久之乃遇高人相見痛加呵斥
謂賢量爲學儘在辛勤但此所認者不是心體所

用者不是真功。乃妄意欲希聖賢。此何異吹噓螢
火以燃燈燭。滿蓄汞銀以供灌溉。徒竭心神而後
悔。莫免也。予時聞言。亦爲稱謝。然以其來自外道。
甚不甘心。因思聖賢去我雖遠。而所作經書。則於
今見在。於是搜索簡編。繼日以夜。見我孔子之言。
心則曰。心之精神之謂聖。孟子之言性。則曰。知其
性。則知天。夫吾人尋常說聖。是何等神妙。說天。是
甚麼高遠。乃茲謂心。則卽便是聖。謂性。則卽便是
天。其神妙高遠。原是何物。而輒敢以粗浮之氣。淺

露之衷妄自比擬。其痴愚罪譴永世何從消滅。驚
惕慙惶。汗流浹背。從是迷悶。鬼神冥漠。若無可出
活然者。專切久久。始幸天不我棄。忽爾一時透脫。
遂覺六合之中。上也不見有天。下也不見有地。中
也不見有人有物。而蕩然成一大海。其海亦不見
有滴水。纖波。而茫然只是一團大氣。其氣雖廣濶
無涯。而活潑洋溢。覺未嘗一處。或纖毫而不生化。
其生化雖混湧無停。而幾微精密。又未嘗一處。或
有纖毫而不靈妙。然此生化靈妙。默而會之。似若

影響可言。乃卽而求之。實是端倪莫得。則此一團神氣。克運海中。且尤未嘗一處。或有纖毫而不玄。洞虛通也。其時身家境界。果然換過一番。稍稍輕安自在。不負平生此心。旣而憬然。又覺聖人立教。原有自來。乃是卽此一個神化實體諸心。而名做一個學術。如至靈至虛。天地原有此心。則心其心。以爲吾心。又使人人物物皆心。吾心以同全天地之心也。如生生化化。天地原有此性。則性其性。以爲吾性。又使人人物物皆性。吾性以同全天地之

性也。如剛大克塞天地。原有此氣。則氣其氣。以爲吾氣。又使人人物物。皆氣吾氣。以同全天地之氣也。則是合天地人物。而完成一體。通始終本末。而貫徹一機。憑諸君。看作致知。而力行。未嘗不在其中。看作涵養。而發用。未嘗不在其內。說是心知。而心知該意氣。說是意氣。而意氣兼統性情。惟在諸君。堅立個作聖之志。則天地神明。終不汝負矣。羅子曰。吾人心神。取象於離。其體原生發虛朗。大類於火也。世人於名利酒色。觸處動搖。及至學問。不

善用工者。或着見着。加動搖。又加甚焉。是皆火而益之薪也。其喜怒哀樂。躁妄失常。夫何足怪耶。今卽有志之士。外離塵欲。內息意見。亦須二三十年。而後神明之體。方得圓通。若復悠悠。則百千萬載。終無見得本心之日矣。

羅子曰。學者斯須不莊不敬。便慢易之私入之。斯須不和不樂。便鄙詐之心入之。此方是時習的實功。興於詩而歌咏。立於禮而周旋。成於樂而歡欣。鼓舞方是以文會友的實功。此所以能說能輔仁也。

問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萬事衆矣何以能一一順
之而無情耶羅子曰聖人之常真是如此不如此
不足謂之聖但其初亦由於渾然同體處識得親
切則情之外無事事之外無情或心思默會即可
了事或事為操鍛亦足了心孔子耳順從欲亦只
仁體熟到極處便是過化存神後世學術支離於
下手處已先受病愈久愈覺費力如入聖何

一友閉目默神以求寂體羅子曰此非聖功也蓋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不已則寂體帝則亦當不

已既寂體不已。又何間乎。應感既帝則不已。又何分於知識。若必待瞑目沉思。方爲歸寂。則不惟於聖訓不能融通。亦且於天命全來未透徹。要之聖人工夫。至微至妙。雖遍考格言。廣詢達士。猶恐下手有差。入門或錯。若只用一己力量。一時見解。遂去輕易下功。其不枉費時光。虛度此生者。無幾矣。問定性識仁二書宗旨同否。羅子曰。孔門之教。主於求仁。程伯子以識仁爲學者所先。最爲的確。然須大公順應。方是克己全功。則二書亦互相發也。

看二書工夫何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以至內外相忘。多就成功。處說誠敬存之。與存久自明。心苟不懈。多就用功。處說有問忘怒。觀理亦着力之意。口怒而能忘。忘而曰遽。初學之士。恐難語此。

問誠敬存之。如何用功。羅子曰。主一之謂敬。純一之謂誠。心誠於敬。卽無有懈而不存者矣。若就事而言。則如日用紛紛。推而至於子臣弟友。敬以相接。誠以相與。斯爲一體之仁。周流不息。

問性何以不定。羅子曰。人已相形。利害相攻。而好惡

生焉。自非聖人，鮮有不私其身者。甚至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於性且拂而反常，豈止於動而已哉。孔門家法，以恕求仁，正不自私其身，而以萬物爲體，以身之疾痛而譬諸人，以人之疾痛而反諸己，真是惻然關切，心安能而不公，應安得而不順耶。

羅子曰：仁體不易識，識之有要，惟在直信良知。原自明白，雖欲動情勝，亦有枉其是非，以作好作惡者。然其知毫髮不能自瞞，可見性之發用，雖爲物遷。

而明覺真體。畢竟廓然無累。徹天徹地。貫古貫今。形氣雖分。虛靈何隔。人卽是我。我卽是人。動固如靜。靜亦如動。真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或曰如此卽是何必誠敬存之。曰如此方是何可無誠敬存之。耶。蓋知最顯而體用最神。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又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學者氣浮。或言下有識。原本粗淺。宿習深重。旋復奪之。其有存焉者寡矣。往往褻天喪志。百無一成。非誠敬不存而誰咎耶。

問先儒有謂忘怒觀理爲定性工夫然否羅子曰定性一書原是破張子惡外之意欲其見大忘私故一備性體合內外貫動靜而聖之所以爲聖能體其真體便內外動靜渾淪無跡學者善觀則工夫自在其中而未嘗顯言之也其忘怒一節亦是形容怒而當理外物不足爲惡之意與前段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同旨原非以此爲用功也蓋伯子立論主於默識性體性體默識而定自隨之橫渠外物云云正是此處欠透也

問不須窮索。不須防簡。說得大易初學工夫似難着。办羅子曰。程于此語。其用功全在識仁。仁既能識。則其體可備萬物。其德可統萬善。故曰義禮智信皆仁也。禮則齊莊中正而可守。智則文理密察而有別。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而安有不明不存者哉。彼不務識仁。而防簡以爲存。窮索以爲明者。亦可以深長思矣。

問反身未誠。猶是有二。何如。羅子曰。誠者天之道也。天無二。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孔子曰。吾道一

以貫之直是此體渾融無外。徹天徹地貫古貫今。今我不能外乎萬物。萬物不能外乎我。如一水以兼衆泡。衆泡不離一水。故曰此道無對。大不足以名之。是爲孔子出類拔萃家法。而非羣聖可同日語者耶。

有友怪自心反覆。問曰。心一而已矣。何先後不同。羅子曰。豈止先後。卽今亦自作商量。或依或違。曰如此。此又是兩心矣。羅子嘆曰。豈止於兩。自作商量時。良知天則耿耿在中。還是有三也。曰此果心之本。

然耶曰習使之然也。用心剛果脫去習染直心直養一以貫之乃是聖人乃是純亦不已。

因歌東風面句或問良知之知與知識之知同否羅子曰此等去處亦須識得東風面也夫良知與知識猶水之與冰也良知妙應不慮卽水之沃潤無滯一有所着物而不化則天氣溼寒而水凝莫釋也故曰溫故而知新又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一暴十寒未有能生良知安得而不爲情識和樂溫養知雖故而新矣情識安得而不

爲良知耶。

問孩提良。知良能愛親敬長。觀孟子口氣似說愛敬處。便覺渾然。是否。羅子曰。是也。孟子此段主意。亦自形色天性中來。如云。吾人年長習壞。則形色雖然一般。却有天性不存的。說個形色天性。或未肯盡信也。若孩提初生。思慮未起。人也教不得他。他也學不得人。却渾然只靠他耳目知能。便自愛念父母。頃刻難離。何等的善良。又何等的脗合。聖人只從此識破此個形體。卽原日形體也。知孩提時。

尚如此。今時又何難之。有愛親敬長。既不學自良。則推之百行。又豈有異於孝弟耶。故吾輩此時不如聖人。不是形性不如聖人。只是聖人知形性之妙。肯安心定志。以反求吾身。吾人却信不過自己。更馳逐見聞。拘沉成迹。將欲模彷彿聖人好處。以爲依歸。忘却自家的根本。原與聖人一般。只肯歸心根本。則花藥不愁不如聖人也。故聖人教顏子克己復禮。象山先生解作能身復禮。而復卽一陽初復之復。謂用全力之能於自己身中。便天機生發。

而禮自中復也。曰如何是天下歸仁。曰一陽之氣。雖微而天地萬物生機皆從是發。此禮之復。雖在一已。而陽和發育天下萬世。又豈有一人不生化者哉。觀之古今人人皆學顏子之學。則古今人人皆歸顏子。一復禮中矣。古今人人皆歸於一復禮之中。則吾輩願作聖人。又何必求於一已之形性外耶。

問動靜原是一體。某日中體認。覺得應事愜意。處常多。及至靜坐。則妄念擾擾。如何求靜。以應動。

曰、天地生機原自流通。原自停當處多。吾人用工不善。却反有礙看。孟子論宋人處苗在田中。縱不耘灌。亦有些收成。若堰而助之。則生意篋如矣。然則吾子動時愜意。或是相忘之益。而靜中擾擾。寧非助長之害耶。

或曰、今時用工最難。非失之志。則失之助。縱欲不忘。便覺是助。纔欲勿助。便卽入志。柰何。羅子曰、此古人所以必曰勿忘勿助之間也。曰忘的景象。我也。理會得助的景象。我也。理會得。至於勿忘勿助之

問又不知如何笑曰。這個却替你形容不出也。一友從旁贊曰。必以形容不得形容之。卽真形容也已。

問吾儕欲身遊羲皇。何術。羅子曰。只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合志同方。互相切磋琢磨。研精入微。鼓舞奮迅。猶如羣兒嬉嬉。百戲競歡。夜不知曉。而晝且忘。瞑不知老之將至。雖孔子從心所欲之聖神境界。亦在茲也。或又不帝羲皇之遊之慕矣。

子在會進少長曰。汝輩各各自加珍重。自知保寧。

將平素心上垢穢痛自洗濯將平素身上好事盡力發揮乾淨者愈益乾淨又不止自家且勸勉大家乾淨敦厚者愈益敦厚又不止自家且勸勉大家敦厚則人之過我告之我之過人亦樂告之人之美我成之我之美人亦成之矣則是合一會數百人之心而爲一心亦將合一會數百人之善而爲一善矣如此方不負今日之盛否則不惟人事難保其終將天地鬼神譴責不免也

羅子曰時俗每外事爲以求心體至求心體則又不

一悟真幾而落景象。更不思天體物而不違仁體事。

而無不在。故流俗外事觀心。則所觀皆成見。所見皆着迹。如云事去事來。又云無疑無滯。理雖似妙。說雖可聽。然畢竟生於想望一段意思。原於吾心。

神明變化。當下已自錯過。而起初亦未透亮也。噫。

孟子言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今只將不慮不學。認爲真心。又將自己日用飲食。認非學慮。從是引伸觸類。不拘巨細公私。無非是事。則無非是心。無非是心。則無非是慮。則亦無非不慮。以爲慮。無非是。

學則亦無非不學以爲學。久久則景象自將超脫。而真幾自將契會。又何難於大人之神化。而又何異於赤子之心體也哉。間嘗靜思古聖不云心體事。乃曰仁體事。蓋心者天地之生理。卽心卽事。生生不息。其幾旣生。則其體自仁。故渾厚每從生出。而劣薄多由念起。此皆涵養之妙諦也。

問此心日覺善念多爲雜念勝。且長生忿嫉。從容尚可調停。若倉卒必暴發。及事已又悔。何以對治。羅子曰。心是活物。應感無定。而出入無常。卽聖賢未

至純一處。其念頭亦不免動。定性書中所云。惟怒
最爲難制。則人情大抵然也。譬之天下路徑。不免
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橫惟善推車者。
其輪轅迅發。則塊磊不能爲碍。善操舟者。其槳篙
方便。則灘瀨不能爲阻。云念頭之雜。忿嫉之
形。亦皆是說前事也。孔子謂不追既往。不
逆將來。工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中
心念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時。則心已恭敬安和。
專志聽教。一毫雜念也。自不生。曰。吾子旣已見得。

此時心體有如此好處。却果信得透徹否。大眾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爲聖爲賢。甚無難事。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亦是槩弩快處。更愁有甚麼崎嶇。可以阻得你。有甚麼灘瀨。可以滯得你。況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槩極。是易挫。而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終身由之。而絕無崎嶇灘瀨也。故易經自黃中通理。便到暢四肢。發事業。孟子自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古今一路學脉。真是易簡直截。

真是快活方便奈何天下推車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崎嶇而回轍行舟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灘瀨而停棹而吾學聖賢者則車未曾推而預愁崎嶇之阻舟未曾發而先懼灘瀨之橫此豈途路之扼於吾哉亦果吾人之自扼也哉誠不可不自省也。

問古今言心未有如先生親切者羅子詰曰子何以知其言之爲親切耶曰每嘗言心多只從己身上說起不見萬物一體之妙今聽教覺無天無地

無人無物。渾然共個虛靈。至各人身中。所謂心者。不過是此虛靈發竅而已。惡得以物我異之。羅于默然良久。曰如此言心。恐猶然未見親切也。蓋心之精神。是謂聖。聖者神明而不測者也。故善觀天地之所以生化人物。人物之所以通徹天地。總然是此神靈。以克周妙用。毫髮也無間。瞬息也不遺。強名之曰心。而人物天地。渾淪一體者也。于果於此體。見得親切。則言下便自潔淨精微。若要語意精潔。須如精神謂聖。又須如神明不測。方是尊。

主靈知而直達心體也。至若靈而謂之虛者，不過是形容其體之浩渺無垠，又靈而謂之竅者，不過是形容其用之感通不窒，實在心之爲心也。原天壤克塞，似虛而實則非虛，神明宥密，似竅而實則無竅。今合虛靈與竅而並言之，則語非潔淨，理欠精微，所以知子之所見，猶未爲親切也已。

問靜工固在中心體認，亦有要否？羅子曰：周子謂無欲而靜，則無欲爲要。但所謂欲者，只動念在驅蔽上取足求全者，皆是。雖不比爲俗情文用，然視之

冲淡自得坦坦平平相去天淵也。曰孔子蔬水顏
子簞瓢皆自有其樂者。恐正是此處得力否。曰豈
惟孔顏哉。從古聖賢未有不在此中安身立命者。
問教言在心終不能了得。何如羅子曰。吾心良知妙
應圓通。其體極是潔淨如空谷。聲響一呼卽應。一
應卽止。前無自來。後無從去。徹古徹今。無晝無夜。
更無一毫不了處。但因汝我不識本真。自生疑畏。
却去見解以釋其疑。而其疑愈不可釋。支持以消
其畏。而其畏愈覺難消。故工夫用得日勤。知體去

得日遠。今日須是回轉。貪痴牙跟咬定。斬釘截鉄。更不容情。汝我言下一句。卽是一句。條條朗朗。直是空谷應聲。更無沾滯。豈非人生一大快事耶。

問學問難說。不要着力。羅子曰。着力自當着力。然却不是要得。曰。我今儘力去要。尚多不得。若不去要。如何可得。曰。若不去要。便可得。止因子去要。所以多不得也。曰。孟子謂強恕。強比要不益甚耶。曰。子未會全文。蓋孟子之所強者。恕也。如心爲恕。心體渾然無思無爲。如之最難。况吾人平素千百般去。

思千百般去爲。已是習慣成性矣。非用強力。不能以如之也耶。

問意思與心不同。何如。羅子曰。意思要心不動。只此要不動的意思。已是事未來而自。已先動矣。安有事來而又不動耶。曰。心之不動。其景象却又如何。曰。無動而無所不動。無所不動而實無所動也。大約此處是用意思不得。只能常不用意思。便不動之本心。自然可見。亦自然得力也。已。

問臨事倉皇。心中不得靜定。此是養之未至否。羅子

曰此固養之未至。然或是養之未得法。使然也。曰如何未得法。曰是因你先時預有個要靜定的主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着。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亦覺衝動不寧也。曰靜定之意如何不要。孟子當齊亦云不動心也。曰心便取。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故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却是以主意去當事。以主意爲心。則雖養之百千萬年。却終是要動也。已。

得心地快樂。羅子曰心地原只平等。

亦須輕省。蓋此理在人，雖是本自具足。然非形象可拘。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所喜爲樂，則必不可久。而不樂隨之矣。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景界爲得，則必不可久。而不得隨之矣。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則今人每每學而至於厭者，豈非不淡使然哉。

問：某聞道從悟入，常觀前輩談良知本體，玄微超脫，及觀作用，殊不得力，何也？羅子曰：孔孟經書具在，原未嘗專以玄微超脫爲訓。然其謹言慎行，明物

察倫自能不滯形迹。妙入聖神者。原自大學之格致。中庸之性道中來也。蓋格物以致其知。知方實落。達道以顯其性。性乃平常。故某嘗觀聖賢其道。雖從悟入。其悟却有不同。有從有而入於無者。則漸向虛玄。其妙味愈深。則其去人事日遠。甚至終身不肯回頭。自謂受用無窮也。有從無而入於有者。則漸次入於渾融。其操持愈久。則其天機愈顯。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此個關頭。最是聖狂要緊。學者早鑒而敬。

擇之、

問爲子莫先立身行道。吾儕求道雖切。無奈長時間斷。羅子曰。試說是如何間斷。曰某志願常欲照管學問。忽然忘記。此便是間斷處。曰此汝學問頭腦欠真。莫怪工夫不純也。蓋學是學聖。聖則其理必妙。于今只去照管持守。却把做件物事相看。既是物事。便有方所。而不圓妙。縱時時照見。時時守住。亦有何用。今勸汝且把此等物事放下。待夜半五更。自在醒覺時節。必然思想要去如何學問。又必

思想更去如何照管持守我的學問當此之際輕
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審問說道學問此時雖不
現前而要求學問的心腸則卽現前也照管持守
工夫雖不得力而要去照管持守一段精神却甚
得力也當此之際又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慶
喜說道我何不把現前思想心腸來做個學問把
此段緊切的精神來當個工夫則但要時便無不
得隨處去更無不有所謂身在是而學卽在是天
不變而道亦不變安心樂意豈止免得間斷且綿

綿密密。直至聖神地位而亦無難也。已故必如此方是仁人。亦必如此方是孝子也。

問中人所同有。今日之論與古聖之言無異。至反而求之不惟衆人不得。卽聰明才辨者亦難之。何哉。羅子曰。學至心性。已是精微。而况中之爲理。又其至者乎。故雖聰明而不能爲思。雖才辨而莫可爲言。以其神妙而無方爾。但自某看來。到喜得他神妙無方。乃更有端倪可求也。蓋謂曰無方。則精不住於精。而粗亦無不有也。微不專於微。而顯亦無

不在也。善於思且求者，能因其理而說心，其心亦廣大周遍而不滯於一隅，隨其機而致力，其力亦活潑流動而不拘於一切，可微也而未嘗不可以顯，可精也而未嘗不可以粗，則人力天機和平順適，不求中而自無不中矣。譬則北人言其人之可用者曰：中用。言其物之可喫者曰：中喫。亦以其人與事其物與口恰好相當而遂以中形容之也。大衆曰：先生論中之言亦甚中聽也哉。

問：天地之性人爲貴，夫天地萬物性原一體，如何只

說人爲貴耶。羅子曰。譬如及第。然同是進士。選不
却有不同。外補見在內者。貴。內補又見翰林中書
者。貴。此則因所居衙門而分。難道進士有殊也。知
此則知天性矣。曰。如此。恐人物太無分別。曰。也有
分別處。但分別則不在性。而在性之能覺與否。蓋
人則氣清能覺者多。物則氣濁而能覺者少也。譬
則進士選官。以作縣爲最末。然作縣行取。多入吏
部科道。是又反超越一切衙門矣。此無他。其地步
本高。而科第無殊也。世言物類莫賤於蛇。然蛇鱗鱗

潛脩多成蛟龍其變化飛騰又萬夫莫及矣此無他其性天本靈而與人同貴也故知悟覺在人特爲至要能覺則蛇而可能不覺則人將化物甚哉其可懼也已

羅子曰道心惟微必睿乃足以通之故思曰睿睿作聖也吾人輒以浮氣強探膚詞設道往往自謂其能致力於學誠俗所謂粗麻線透針關也噫見之左也亦甚矣

羅子謂諸生曰近來意思何如曰先已見得知體

慮不學而自能應用。今我只隨着他便是也。曰：此個意思自汝看來已覺得力。但細味汝語尚微有病。然其病雖微却是學問一大關鍵也。中庸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今云我只隨着他分明以良知爲他隨着的爲我其爲貳也亦甚矣。如是而求以生物且難焉。况能生物而不測也哉。曰：然則當何如用工。羅子嘆曰：天下之道安有其用不測而其體可以言說得之哉。其生耿然有省。

問：吾儕請教或言觀心或言行已或言博學或言守

靜皆未許。然則誰人方可言道耶。羅子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一友率爾曰：此小僕也能戒慎。恐懼耶。羅子不暇答。但徐徐云：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衆曰：有三層。羅子嘆曰：~~羅子~~過許多門限階級。幸未打破一個鍾子。其友畧悟曰：小僕於此果也似解戒懼。但奈何他却日用不知。羅子又難之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之解曰：汝輩只曉得說知而不曉得知。有兩樣。故童子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其

知屬之天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只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反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使渾然爲一。而純然無間。方是睿以通微。又曰神明不測也。噫亦難矣哉。亦罕矣哉。

問良知卽是本來面目。今說良知足矣。何復名以本來面目耶。羅子曰。良知固是良知。然良知却實有

個面目。非杜撰而強名之也。曰何以見之。曰吾子將問何以見之。此時此語。亦先胸中擬議否。曰亦先擬議。曰擬議則良知未嘗無口矣。擬議則自見擬議。則良知未嘗無目矣。口目宛然。則良知未嘗無頭面四肢矣。豈惟擬議然哉。予試問子以家相去蓋千里也。此時身卽在家。而庭院堂室無不朗朗。目中也。又試問子以國相去蓋萬里也。此時身卽在國。而朝堂班行無不朗朗。目中也。故只說良知不說面目。則便不見其體。如此實落其用。如此

神妙亦不見得其本來。原有所自。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而現前相對面目止。其發竅之所。而滯隔近小。原非可與吾良知面目相並相等也。

羅子曰。世人要榮顯誇好的念頭。俱不可留在心中。問弟子用工何先。羅子曰。汝輩昨來夜坐。縱談直更更深。某曰。此皆是學。爾若當其時。卽慨然直任。則工夫便爲得力矣。但此非大度量。大氣魄。又更大大聰明。莫能也。若我看汝輩時。則不免精神少少。斂索。此便不是善用工夫者也。曰。弟子已覺有些。

歛索但皆倏然而來何暇用工曰此處安能着功
蓋推求歛索皆從前時疑根未斷故到此不免倏
而來也曰鄙非不欲直任但每每言動多過以故
疑卒不免疑不免反觀歛索亦卒不免也曰顏子
之過却也不免而顏子則能於學而好惟好學則
過不貳也蓋貳不解作先後相重正解疑貳卽是
汝輩歛索處也曰弟子輩言動現在多過若再不
歛索過不益多耶曰人之過有所從生心不知則
過生也心之知有所由昧疑不化則知斯昧也今

不思信心作主。而只從過處歛索。是卽千金之子。不威坐中堂。而竟日躬追狂僕。則所追者一。而堂中狂肆者。不將千百耶。汝輩只細心講求。顏子所好之學。果是何學。到工力精專。然後必有個悟處。悟則疑消。消則信透。透則心神定。而光明顯。卽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於過也。信哉。紅爐之點雪矣。而又何貳之有也哉。

羅子曰。吾人居常日用間。此心本無他故。乃忽爾躁動。覺百事俱無當意。又忽爾悽愴。覺一身俱無聊。

賴古語所謂不火而自熱、不冰而自寒也。究其根源，蓋心之精神本來虛澄靜潔，今塵欲紛擾於外，思慮經營於內，自早至晚不能頃刻歸復常體，如亡子之在迷途，其惶惶戚戚，理自宜然。愚者不知却去苦求，世上名利嗜慾，謂可以解其煩躁，而慰其淒涼。及至各項俱到，而此心之煩躁淒涼依然如舊，不惟不減而且更加甚。若病渴而縱飲鹽漿，其飲益多而其渴益熾，卒至顛迷輾轉於苦海之中，而莫悟焉。噫，惑也久矣。

問學爲聖賢極是好事然極是難事况一切身家之累又其所不能免者如何直遂得耶羅子曰人居世界名爲苦海豈止秀才們事多爲累若至做官其累又爲甚焉故明眼的人先須分曉從學問要緊處着力爲之則受累勞苦雖與世界相同而到頭收拾算帳則迥出世界而與一切混累過日者萬萬不侔矣

羅子曰此心之體極是微細輕清纖塵也容不得世人苦不曉事却便着許多瓶重手脚要去把捉搜

索譬如一泓定水、本可鑒天徹地、纔一動手、便波起明昏、世人惟怪水體難澄、而不知原是自家亂去動手也。

問白沙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此心虛明、炯然在中、炯然可知是端倪否、羅子曰、是也、曰、某用工已久、炯然端倪、尚未有見、曰、此個工夫、亦是現在、且從粗淺處、指與汝看、乃遍呼在坐、曰、汝等此時去家已遠、試反觀其門戶、堂室、人物、器用、各炯然在心否、衆曰、炯然在心、良久、忽報貴客至、復徧呼在座。

曰。汝等此時。皆覺得貴客來否。衆曰。皆覺得。曰。亦待反觀否。衆曰。未嘗反觀。却自覺得。羅子乃又回。顧問者曰。此兩個炯然。各有不同。其不待反觀者。乃本體自生。所謂知也。其待反觀者。乃工夫所生。所謂覺也。今須以兩個炯然。合成一個。便是以先知覺後知。而知乃常知矣。是以先覺覺後覺。而覺乃常覺矣。常知常覺。是爲聖人。而天下萬世。皆在其炯然中矣。

問吾儕深夜冀聞教。羅子曰。亦願請益。試述平時所

蘊爲何。曰鄙性過方。一切是非必欲分別不混。曰君果以此存心制行。亦自成家數。未爲不好也。曰近覺人情落落難合。心頗不安。曰此所謂行有不得。反求諸已也。隨處落落。豈人情盡皆非哉。或亦已。欠和平爾。曰今亦教思和平。却又不能。奈何。曰但將往日喜好翻作。則和平日進。心志日安。

矣。曰某聞禪家有遠離顛想。某以心志不安此病殊多。不識離遠亦有法耶。曰古人云處世若大夢。恐此一夢。尤離遠之所最急。而亦離遠之所最。

者。君不此之圖。而夜夢之惡。豈非所謂夢中說夢。耶。况夜之所夢。不待君遠離乎。夢而夢。自遠離乎。君也。世之人。固有夢中被兇傷。歐而遭寇劫掠者矣。縱是痴兒。亦何嘗被歐而訟諸官。遭掠而索諸途。耶。此則自解遠離之徵也。曰。某自幼思將世界整頓一番。今覺心中空自錯亂。果大夢也。然卒難擺脫爾。曰。此豈是夢。象山所謂宇宙事。皆吾職內事也。但整頓有大有小。恐君所思。只圖其小而未及其大爾。曰。匹夫之力。莫制三人。某今困頓儒冠。

卽些小整頓分也。况望圖其大耶。曰大小不在於事。而在於機。其機在我則小而可大。其機在人則雖大亦小也。若試思世間功德有大於學術者乎。機括方便有捷於己之務學者乎。君肯日夜務學。其孰得而禦之。學旣足法今傳後。天下後世其孰能以外之。卽如我。

太祖人徒知其掃蕩驅除爲整頓。一世乾坤而不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數言直接堯舜之統。發揚孔孟之蘊。却是整頓萬世乾坤也。大學謂自天子至

於庶人而壹是無別豈非專以學術言耶况余接人亦多求如公之氣力剛銳心志弘遠者實不易得但困而莫振雜而無序我願子欲整頓世界請自今之學術始欲整頓學術請自己身之精神始問此學之妙可以點石爲金羅子曰此喻尚與聖學不切蓋石與金原不相同若謂人之學聖似石化金則視聖太高而視吾人過卑矣不如譬之煉鑛則渾然更無分別但鑛則體質硬脆色不明潤不能成用金則體質柔滑精彩光瑩隨人日用可使

此其間。只爭鍛煉之功而已。若論吾人天命之性。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與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體。如金在鑛。何嘗少他分毫。蓋自爲孩提時。直至今日。親長之愛敬。耳目之聰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能。明白圓妙。真是人人具足。各各完全。但天生聖神。則能就中先覺先悟。於天命此個聖體。直下承當受用。正如鑛之過火。便自融化透徹。更無毫髮窒礙間隔。却卽叫做聖人。然究其所覺悟東西。則只是吾人現在不慮不學。

之良知良能而已。吾人只少了。聖人此一覺悟。則便如一片精金。空只藏在鑛中。而不成受用。雖是時時習之。而却不著。雖是日日行之。而却不察。卽終身去愛親敬長。食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樣。而甘心做個凡夫。而不得名爲知道也。故聖人之教天下。不是能令吾人於良知良能之外。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如用火。鑛則鑛。一過火。便卽是金。吾人既覺。則卽我本性。便卽是聖。故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又曰。我欲仁。斯

仁至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孟口聲聲。只好如此懇切。其教其學。只好如此方便。故嘗謂吾輩若要作脩爲。則此學可以不講。又要費力。研窮思索。亦可以不講。今受用的。卽是現在良知。而聖體具足。其覺悟工夫。又只頃刻立談。便能明白洞達。却乃何苦而不向前。況此個體段。但能一覺。則日用間。可以轉凡夫而爲聖人。若不能一覺。則終此身。棄聖體而甘爲凡夫矣。况吾輩一生辛苦。何處不求向前。如讀書中舉。做官立業。亦非易事。

今能轉凡爲聖，則讀書便是聖賢讀書，用世便是聖賢用世。到老也有個歸着，不虛費了精神。今若當下甘心棄聖爲凡，則雖讀書萬卷，功名極品也，只與浮雲飄泊，草木朽腐而已。勿以予言過甚，但考之古今人品，自然明白。誠不可不發奮向前，以求入聖途路也。

諸友靜坐有欲問難者，羅子乃止。令復坐，徐徐語曰：諸君當此靜默之境，能澄慮反求，如平時躁動，今覺疑定，平時昏昧，今覺虛明，平時怠散，今覺整肅。

使此心良知炯炯光徹則人人坐間各各抱一明鏡在於懷中却請諸君將自己頭面對鏡觀照若心事端莊則則如冠裳濟楚意態自然精神若念頭不免塵俗則蓬頭垢面不特旁觀者耻笑而自心惶恐又何能頃刻安耶或問孟子三自反可是照鏡否曰此個鏡子原得於造化爐中與生俱生不待人照而常自照毫毫瞞他不過故不仁不忠亦是當初自己放過故自反者反其不應放過而然非曰其始不知後因反已乃知也曰吾儕安

常不放過。羅子嘆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誰肯落頭垢面以度朝夕也耶？

問：體雖是明白，然學者常苦隨知隨蔽。羅子曰：試說汝心，如何却謂隨知，如何却謂隨蔽耶？有應者曰：如于路強不知以爲知，卽是蔽處。又有應者曰：此亦是知得不真，便會蔽。曰：諸友若要做孔孟門中人品，先要曉得孔孟之書之言，與今時講套不同。如時說，說到志氣的確要去爲善，而一切私欲不能蔽之。其善是何等的好。汝獨不思汝心之知

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其光明本體。豈是待汝的。確志氣去爲出來耶。又豈容汝的確志氣去爲得來耶。其友良久曰。誠然。此知非從爲中出來。亦非可容人爲得來也。曰。此心之知。旣果不容人去爲得。則類而推之。亦恐不容人去蔽得。旣果不容人去蔽得。則子路雖強所不知。以爲知其本心之知。亦恐不能便蔽也。其友又良久曰。誠然。此知非一切所得而蔽之也。於是滿座皆慨嘆曰。吾儕原有至寶。爲又爲不得。蔽又蔽不得。神妙圓明。極其受。

用乃自孔孟去後。埋沒千百餘年。隨着諸家。以迷
導。迷於不容爲處。妄肆其爲。於不容蔽處。妄疑其
蔽。顛倒夢幻之中。終生卒歲。顧於孔孟真實境界。
純粹底裏。却將求乎善。而日遠乎善。將去乎蔽。而
日增其蔽。徒受苦楚。不能脫離。豈知只在一言而
頓皆超拔也耶。

問陽明學問。似微與諸儒不同。羅子曰。豈惟陽明爲
然。卽宋時諸儒學問。亦難盡同。周子則學在主靜。
程子則學在正敬。朱子則學在窮致事物之理。至我

朝陽明先生則又獨謂學在致其良知此雖各有所見然究其宗旨則皆志於學聖故少有不同而不失其爲同也蓋聖之爲聖釋作通明如周子說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顯是主於通明也程子說主敬則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是亦主於通明也朱子說窮致則全體大用無不明是亦主於通明也是三先生之學皆主於通明但其理必得之功效而其時必俟諸持久若陽明先生之致其良知雖是亦主於通明然良知却卽是明不屬

效驗良知却原自通。又不必等待。况從良知之不慮而知而通之。聖人不思而得。從良知之不學而能而通之。聖人不勉而中。渾然天成。更無斧鑿。恐三先生如在。亦必當爲此公首肯而心契也已。

問：「知得良知却是誰？」今欲知良知從何下手。羅子曰：「朱子云：明德者，虛靈不昧，虛靈雖是一言，却有二義。今若說良知是個靈的，便苦苦地去求他精明，殊不知要他精則愈不精，要他明則愈不明，豈惟不得精明，且反致坐下昏睡沉沉，更支持不過了。」

若肯反轉頭來將一切都且放下到得坦然蕩蕩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却是能從虛上用工了世豈有其體既虛而其用不靈者哉但此段道妙最要力量大亦要識見高稍稍不如難以聚語

坐中歌坐起咏歌皆實學毫釐須遺認教真衆皆爭相詰難羅子曰工夫在日用最要善用卽如昨日諸友欲畫出勿忘勿助之間景象此時便是真面目也以此作爲日用則坐起實學不認而自認非

真而無不真矣。若如諸君適來互相詰辨，則一團虛氣相乘，雖終日終年，萬無可認之理也。衆大有悟。

問：會忻忻可愛，何以能使常如今日？羅子曰：人心惟危，差毫釐而謬千里，故此會以百人成之而不足，以一人壞之而有餘，終身以百行成之而不足以一念壞之而有餘，故此一念善所兢兢而舞所業業者也。譬如行路千里萬里，只是出門一步趨去，千年萬年亦只是當下。一念積成，甚哉其機之可

畏而慕發之當慎也。故聖賢不放逸而必敬。不率
易而必慎。是以愈久而愈盛矣。

羅子曰：予初學道時，家事雖貧，困難禁然，堅持所志，
卽死亡饑寒，殊不動心也。

問：靜而存養本心，動而體察成法，如此用工，可不偏
廢否？羅子曰：不可如此分別。蓋隨靜隨動，皆是本
心，皆當完養。但完養之法，可不只任己意，須時時
刻刻警醒，必求無愧怍之至聖。如孟子姑舍羣賢，
三聖以願學孔子，夫子豈能親見孔子面耶？只是時

時刻刻將自己肝腸與經書遺言精詳查對用功堅久則或見自己本心偶合古聖賢同然處往往常多然細微曲折必須印証過後乃更無敵若初學下手則必須一一遵守就是覺得古聖經書於自己未穩且常謙虛質正先覺決不可率意斷判以流猖狂自恣之歸也

或問窮理羅子曰窮理不是向書冊上盜得些兒話頭便是必要反身究竟直窮自己生身立命之原如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方是

羅子曰醒眼人決不做夢夢中人安能語醒眼事

羅子曰人之一生切勿於富貴中立脚蓋富貴原起於想念而想念原屬於懸浮卽今之年少想欲登科而科第者想欲臺省臺省者想欲卿相望望然逐日追風更無底止反問自心將欲何爲亦竟莫知其故况禍福相倚往往以忻入者以悲出焉皆初之一念不自心性上求明白而然也

問人心本與天地通只隔于有我之私便不合德羅子曰此警戒夫人則可若論天地之德則雖有我

亦隔他不得。曰如何隔不得。曰卽有我之中亦莫非天地生機之所貫徹。但謂其自家愚蠢而不知之則可。若謂他曾隔斷得天地之生機則不可也。曰今有惡人雷奮擊之。難說與天不隔。曰雷擊之時其人驚否。曰安得不驚。被擊之時其人痛否。曰安得不痛。曰驚是孰爲之驚。痛是孰爲之痛。然則雷能擊死其人而不能擊死其人之驚與痛之天也。

問工夫常苦間斷。柰何。羅子曰工夫得不間斷方是

聖體若稍覺有間。縱是平日說有工夫。亦還在几境展轉算帳。不得。故學者欲知聖凡之分。只在自己工夫間斷不間斷耳。曰工夫不能超凡入聖。恐是不熟。曰几境與聖體相去如天淵之隔。相異猶水火之反。几境工夫縱熟。亦終是凡。印水縱熱。亦只是水。不可謂水熱極便成火也。

問几境工夫縱熟無用。不知聖體工夫亦有生熟否。羅子曰。有生熟。而體段不同耳。此處極微。須譬喻方得。今人家種果木者。其核生土中。卽根株待

一時具足。難說其非樹也。及至成熟。却得多少歲。月滋培。又難說其卽成樹也。但雖至成樹。而根株枝葉。與始初不爭。一些言下有悟者曰。果核致成大樹。只爲他生意津津。聖體工夫。誠然在不間斷。處見真消息也。曰工夫間斷與不間斷。果是聖凡分處。然聖凡相去不遠。亦惟在其見之善。自方便焉耳。彼今人懇切用工者。往往只要心地明白。與意氣快活。及至纔得明白快活時。俄頃之間。又倏爾變幻。極其苦惱。不能自勝。若人于其變幻之際。

急急回頭。細看前時明白者。今固恍惚矣。前時快
活者。今固冷落矣。然其能俄頃變明白而爲恍惚。
變恬活而爲冷落。至神至速。此却是個甚麼東西。
此個東西。既時時在我。又何愁其不能變恍惚而
爲明白。變冷落而爲快活也耶。故凡夫每以變幻
而爲此心憂。聖人每以變幻而爲此心喜。

一友告別。求囑付。羅子曰。學問與做人一般。須要平
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淡飯。隨時遣日。心
既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覺自然。有個悟處。

蓋此理在日用間。原非深遠。而工夫次第。亦難以
急迫而成。學能如是。雖無速化之妙。却有禹求之
味也。

問尋常如何用工。羅子曰。工夫豈有定法。芳昨夜靜
思。此身百年。今已過多半。中間履歷。或憂戚苦惱。
或順適忻喜。今皆宵如一大夢。當時通身汗出。覺
得苦者。不必去苦。忻者。不必去忻。終是同歸于夢。
盡翻然再思。過去多半。只是如此。則將來一半。亦
只如此。通總百年。都只如此。却成一片好寬平。世

界也。或曰：聖人常言君子坦蕩蕩，恐亦於此處見得而然。曰：果然果然。問者詰曰：然則喜怒哀樂皆可無耶？曰：喜怒哀樂原因感觸而形，心如空谷，呼之則響，原非其所本有也。今只慮了心，未必能坦蕩耳。若果坦蕩到得極處，方可言未發之中。既全未發之中，又何患無中節之和耶？君子戒謹恐懼，正怕失了此個受用，無以爲天地位，萬物育本源也。

問某用工，儘去致知力行，如何不見長進。羅子曰：子

致知是知個甚的、力行是行個甚的、曰是要此理親切、曰既主意如是、便當先求此理矣、豈有此理不求、而能得親切、理不親切、而能致知力行、又能學問長進也哉、曰某平日說理、只事物之當然便是、曰汝初要求此理親切、今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着、汝心炯然想着、

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如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曰。果是親切。曰。豈止道理爲親切哉。如此明辨到底。如此請教不息。又是致知力行而親切處矣。衆皆醒然。

問師道立。善人多。則天下治。師嚴則道尊。而民知敬。學人不可無師。却曰。歸求有餘師。心爲嚴師。然則師豈在人哉。羅子曰。道固當反求諸心。非人指示。安知所謂心。又安知所以反而求之也耶。故曰。

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合人與己而師始得之矣。但觀聖賢之言則有不容合者。如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又曰當仁不讓於師。是已與人不覺互相牴牾也耶。曰童蒙求我非我求童蒙。故三人必有我師。知新可以爲師。皆自師之者言。蓋謂樂師諸人則可。好師夫人則不可。曰好師夫人固皆知不可矣。然記又謂學也者所以學爲師也。是則方專於學卽志於師亦似好爲人師焉者。殊不知人之爲學雖同求諸心而此心之體有見其全者。

有見其偏者。若舉其全。則家國天下。渾然無外。不
能爲法天下。可傳後世。而足以言學哉。以是爲學。
固卽所以學爲師矣。彼能反諸心。而真識其全。亦
自許以心學者。是雖小道。可觀。誠足善乎一身一
物。然舉而通之天下後世。恐泥矣。故曰曷
爲天下善。曰師。夫能善天下萬世。始可以言師。能
師天下萬世。始可以言學。師也者。固學之實則。而
不容外焉者也。夫豈作而致其好哉。昔朱子註十
五志學。曰其所謂學。卽大學也。大學也者。乃合家

國天下而兼善之者也。某嘗謂此一言，我晦翁洞徹聖人心髓，攝回叔世精靈，而天下萬古始有賴藉以準的，依歸。彼昏而不知，漫漫以爲學，草草以圖功者，庶乎有省而發乎深長之思也已。其時惟象此一人比之晦翁，則尤爲難事。蓋年未數歲，卽靖九覃思，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中理皆吾性，分中理宇宙內事皆吾職。分內事東海有聖人出，而此理同；此心同；西海有聖人出，而此理同；此心同；南海北海有聖人出，而此理同；此

心同千古以上千古以下有聖人出而此理此心亦無不同也噫以是言心始爲心之全以是言道始爲道之大以是言學始足以爲天下後世之師也已矣

問人靜養久之遂前知吾輩不及羅子曰若不及他到不妨到妨着要及他也曰他能前知亦是其心明了曰正爲他有個明了所以有妨蓋有明之明出於人外而其明小無明之明出於天體而其明大譬之暗室張燈自耀其光而日麗山河反赤

一覩也已。

友譚有素共講學而耻擔當者。羅子曰：何耻也？民之秉彜，好是懿德，細細究之，此乃何等心腸，却是陷在鄉原窠臼中。孔孟防之，所以曰闔然媚于世者，德之賊也。蓋吾心之德，原與天地同量，與萬物一體，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而一是皆以脩身爲本者，正恐自賊云耳。故曰：謂其身不能者，賊其身者也。夫父母全而生子，子全而歸，孔子東西南北於封墓之後，孟子反齊止贏于敦匠之餘，固爲天下生民

亦爲父母此身。蓋此身與天下原是一物。物之大本。只是一個講學招牌。此等去處。須是全付精神。透徹理會。直下承當。方知孔孟學術。如寒之衣。如饑之食。性命所關。不容自己。否則將以自愛。適以自賊。故大學之道。必先致知。致知在格物也。

問陽明所指良知在人心。從何所發。羅子曰。良知無從而發。有所發。則非良知也。然則良知果何所歸。曰。在天爲天。在地爲地。在人爲人。無歸無所不歸也。曰。然則亦有動靜之時否。曰。無動靜。曰。若無動

靜則起居食息都無分別乎曰起居食息不過是人之事。既曰在人爲人。則人已渾然是個良知。其事之應用。又可得而分別也。耶曰良知完具於人。又有見與昧。何也。曰見是覺處。知常而覺。暫覺之現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非水。而現則有時。中庸見乎隱。是言覺顯乎微。是言知。孟子亦云先覺後覺。先知後知也。

問爲學如何。乃能上進。羅子曰。白沙先生云。大道本無階級。以疑爲階級。故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

子能善於作疑。則工夫不患其無進矣。曰某日中亦嘗作疑。曰吾子如何作疑。曰某日中承教多能妥帖。然就中有不慊意處。故嘗不免作疑。曰疑與明對。如謂意有不慊而思加工。則正是明處。安得謂疑。若常慊意處。能求進步方。始是疑。此則無中生有。唯志之廣大。而見之深遠者爲然。否則小疑且莫能作。况大疑乎。

歌詩少間。衆覺溫和。曰此與學者涵養之大助也。羅子曰。涵養和氣在士人。固不可緩。而作官輩尤時。

刻不可已也。蓋居官之事，近俗而冗，冗生厭，厭生躁，厭躁相乘，則刑罰不中，而民將無所措手足矣。故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正所以預致中和而為位育之本也。羅子因而嘆曰：吾夫子未訣前日，猶曳杖逍遙，則平時無不歌也，可知矣。然則吾儕其早知涵養庶為他日逍遙地耶。

問：夫子逍遙氣象，不惟先能知得，而其歸止去向，似極安樂，可聞其槩否？羅子曰：諸君遽忘所謂本來面目也耶？夫形骸雖顯，而其體滯礙，本心雖隱，而

其用圓通。故小人長戚戚者。務活其形者也。君子坦蕩蕩者。務活其心者也。形當活時。尚苦滯礙。况其疆仆而死。耶。心在軀殼。尚能圓通。况離形超脫。則乘化御天。周流六虛。無筭推測。卽諸君此時對面。而其理固明白現前也。又何疑哉。又何疑哉。

問長生之事。孔孟似未嘗言。羅子曰。孔孟未嘗言。而實未嘗不言也。觀其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謂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夫曰夕死曰夭壽。則死固死矣。曰聞道而可曰脩身以立命。則死固。

不死矣。未嘗不死而實未嘗死。未嘗不生而亦未嘗生。孔孟之言所以爲平易中之神奇。深遠中之淺近。非若後人之拘方執見。物而莫化也。

今聞本來面目。卽是長生。未知如何脩煉。羅子曰。本來神妙。不以脩煉而增。亦不以不脩煉而減。其最先只在自己。能悟悟後。又在自己。能好能樂。至於天下更無以尚。則打成一片。而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矣。若悟處不透。與好處不真。則面目雖露。而隨物有遷。驗之心思。夢寐之間。倏然而水。倏然而

火倏然而妖，淫倏然而狗，馬人化物而天真之本來者將變滅無幾矣。噫，可畏也。

問：旱久遇雨，禾苗勃興，與吾人意思一般否？羅子曰：雖似一般，其實不一般也。蓋禾必待養而生，吾心則無時而不生，禾以遇旱而枯，吾心則無時而可枯也。故窮天極地，萬萬其物，而畢竟無一物可以象吾此心；亘古亘今，萬萬其事，而畢竟無一事可以象吾此學。此心此學，真是只可默識而不可言，只可意會而不可形索，至簡而至妙，至易而至

神者也。吾儕與茲勝會，而聞茲神理，寧非百千萬載一大快也耶。

一友別羅子濶甚，共榻寤言曰：某髫年相侍從事，良知之教及歷任中外，以此應用似無可疑，但終屬照用，未透心體。願先生盡心教之。羅子時爲把臂示之，曰：君能信此渾身自頭至足，卽一毫一髮無不是，此靈體貫徹否？友曰：佛家固有芥子納須彌之說，我輩質魯未透。先生旣云一毫一髮渾是靈體，使當下卽透。羅子時於友背力抽一髮。

此友連聲呼痛手足戰動羅子曰心果覺痛否曰
既痛爲何不覺曰君之心神微妙如何毫髮便能
通得手足疎散如何毫髮便能收得聲音寂靜如
何毫髮便能發得細細看來不止一身卽床榻亦
因震撼蒼頭俱爲驚怖推之風雲互入霄壤相聞
卽外窺中可見頭不聞足心不聞身我不聞物天
不聞人滿腔一片精靈精靈百般神妙從前在心
而爲君之知在身而爲君之事在生而爲君之少
而壯壯而老莫非此個靈物乃一面閃睛莫測

裏。譬。則。寄。養。亦。重。親。生。父。母。偶。遇。人。言。說。破。則。識。認。歡。欣。其。情。不。可。想。耶。此。友。躍。然。

羅子語諸孫曰。予。言。此。年。來。此。道。自。關。心。夜。分。方。合。眼。旋。惺。惺。耳。竄。雞。喔。未。知。何。日。得。安。枕。席。

羅子曰。予。初。學。道。時。每。清。晝。長。夜。只。揮。淚。自。苦。此。等。景。界。予。固。難。與。人。言。人。亦。莫。之。能。知。也。

羅子曰。人。性。皆。善。這。性。各。天。地。人。物。而。一。之。者。也。所。以。孔。子。明。明。德。於。天。下。方。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盡。天。地。之。性。了。得。性。善。也。若。少。有。所。憾。不。得。其。平。

便非繼之者善而有諸已也。吾儕須以大人自期。日用平常。俾其爲父子兄弟足法。止於至善。

羅子見講堂童子歌詩。雍肅可愛。顧謂仕途諸君曰。天下之善。貴在擴克。吾人能因一念忻喜諸生之心。推之必欲其由壯而老。以無異今日。又推之必欲四海九州。以無異一堂。則教化興。風俗美。其容頃刻怠緩耶。旣而漢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大舜好善之速。亦只是不昧其眼下本心焉耳。吾人不失之昧。便失之遲也。如希聖何。

會中誦渺哉勺水積累成川洋洋一堂曰先生何術
令人若此羅子嘆曰昔顏子喟嘆謂夫子善誘人
甚至欲罷不能諸君亦慎自防毋爲人所誘去也
有悟者曰魚遊於水鳶翔於空豈水之有期於魚
空之有期於鳶哉人之於道也機固一而已矣羅
子復歌曰便將天作一張紙難畫慈湖三月春大
衆忻然

坐中歌斷除嗜慾想永撤天機障或曰若將嗜慾之
想斷除則天機之障永撤矣羅子曰二句自是兩

項似不當。一直讀。或曰：果然。天機豈遂無障哉？如天機原自流通自在。或工夫過苦，卽天機被障矣。曰：如此則合云：障天機非天機障也。衆起問曰：不滅天機亦會作障耶？曰：天機本自流通自在。工夫却有過苦，是過苦果作障矣。獨不曰：流通自在亦有時作障乎？故孟子於夷惠俱爲君子不由。然則夷之隘，是過苦之障，而惠之不恭，豈非流通自在作障而何？

問識仁必資講習，陽明乃有聞見遮迷之味，何哉？羅

子曰。聖人憲天聰明。良知與聞見原無二體。學者於此體未透。却逐事逐物以求。古今成法。殊不知揖讓征誅。堯舜湯武之前。誰曾幹過數聖人。不過精明此心之體。如鏡在懸中。無纖毫樣子。物象隨時各各呈露。若執成法以爲知。則中藏不虛。所應却與天則違悖。謂之遊迷亦宜。曰然。則孔子多聞而擇。多見而識。可廢矣。曰能擇能識。良知也。若良知作主。則古今事變裁制自由。轉信將兵。多益善也。

羅子曰。汝等若肯着實用功。則處處受益。雖人之毀
謗欺慢。皆是進德之資。若不著實用功。只是口耳
之學。終不長進。

因歌等閑識得東風面之句。復賡以人心莫道無通
塞。明暗如何有去來。羅子隨申之曰。通之時義大
矣哉。卽天地變化。草木蕃機括。亦只在是。故吾人
應事之際。若心志坦夷。人已不隔。卽上可以代下。
下亦可以代上。左右前後。相資相應。而百務非非。
宇宙廓如。否則一夫向隅。雖滿堂燕笑。與處所。

象何啻千里一體君子其善通而運也哉

問東風面如何識得羅子顧會衆嘆曰東風之面今日畢露於此矣夫東風者天地之和氣也萬物以和而生以肅而斂人情亦以和而通以不和而隔機發隱微效分天壤故識得而曰等閑者極言其力之不勞紅紫而曰千萬者極言其應之甚速而至大也

童子秩敘歌詩長者請曰先生其教之羅子曰是皆所以教我者也諸英俊其知之乎夫教且學以明

人倫而已。明有二義。如講求以致其精。則明白之明也。秩敘以盡其分。則明顯之明也。今一堂之中。或坐而聽。或立而誦。坐者又辯。上下前後。誦者又互相唱和。疾徐中節。則父子叔姪兄弟賓朋。昭然若發蒙矣。其爲明白顯設。不亦多乎。其爲敦睦恭敬。不亦至乎。長者謝曰。某等今日益信致良知之學。乃知行合一之功。

羅子曰。爲山掘井者。至九仞。雖勞且難。而往往能之。至於一簣及泉。甚是易成。乃多虧廢。故古人云。百

里程途九十方半。蓋前時是全付精神。雖勞而功。時久力疲。故雖少而難矣。吾人須是努力以收全功。

問均一言教。何看書與面命。所得不同。羅子曰。當其可之謂時。吾儕相對論心。則彼此機宜。自然適中。如渴與之飲。饑與之食。滋味何等甘美。若持書漫讀。是原未饑渴。與以飲食。雖津液珍羞。將葵藿雀等矣。

羅子曰。人之爲惡。二有形無形而已。有形者。殺人者。

也。無形者，害人者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
羅子曰：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祗台德先，湯之慄慄危懼，文之小心翼翼，皆畏天命也。畏天命，則自無不敬矣。

問：士子狗習鬼聞，讀書無根，何道可反？羅子曰：杖葉與根本，豈是兩段？觀之草木，微首微尾，原一氣貫通。若首尾分斷，則便是死的。雖云根本，堪作何用？要之還看吾輩用功志意何如。若是切切要求根本，則凡所見所聞皆歸之根本。雖解牛斲輪之賤

後、鳶、魚、庭、草、之、微、物、古、人、俱、得、以、明、心、見、道、而、况、
五、經、四、書、尤、聖、賢、精、蘊、所、寄、者、乎、若、是、尋、枝、覓、葉、
的、肚、腸、則、今、日、儘、有、玄、談、至、論、亦、將、作、舉、業、套、子、
矣、

一、友、執、持、過、苦、求、一、脫、解、工、夫、羅、子、止、之、曰、汝、且、莫、
求、工、夫、某、亦、無、暇、與、汝、說、但、隨、衆、講、會、隨、時、卧、食、
待、數、日、有、暇、再、共、商、量、旬、日、友、遂、然、曰、近、覺、中、心、
生、意、勃、勃、雖、未、嘗、用、工、而、明、白、洞、達、自、可、愛、樂、曰、
汝、信、得、當、下、卽、是、功、夫、否、曰、承、教、亦、能、信、不、知、如、

何方弗失。曰：忘原與助對，爾欲不忘，卽必有助。所謂引寇入屋者也。故孔孟設科，不追其既往不遘。其將來，豈止以此時人亦常以此自待。看他寬洪活潑，涵蓄薰陶，真是水流物生，任天機之自然，而克之以至於烜久不息而無難矣。

羅子因子姓聽講，有問輒應。語之曰：此處有段學問，吃緊工夫。道德經云：谷神不死，何謂谷神不死？卽汝輩應聲處也。夫有聲，則應途人不殊於聖賢。此時無異於太古，故曉得谷神不死，便曉得虛靈不

昧亦便曉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推之四書五
經只是此個道理推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
只是不失此個體段故聖賢之道原非高遠不能
反求便覺得高遠耳學問之事亦無重難但離却
當下便覺重難耳

或曰學貴靜乎羅子曰不宜離動在動處着力乎曰
宜不失靜體功竟何着乎曰心兮本虛致虛要矣
何着或以寂爲疑曰性中萬象森然何寂之憂然
則何如而爲得力處曰知得得力處便是不得力

不知得力處便是得力、大都道具吾心、而吾身卽道、真機隨處洋溢、工夫原無窮際、一念不通之人者、非道也、一息有間於道者、非功也、

羅子曰、炯然而精光、旁燭軒然而氣宇、高翔心游象數之先、目絕剛風之上、

羅子曰、枝葉芟除、則碩果不熟、行潦旣涸、則寒潭自澄、勿忘勿助、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此意却須互見、今時學人、任情執是、已大非集義家法、乃遽以活潑自處、豈于茲訓未加理會也耶、

羅子適聞或問曰此士雖文公故鄉但儒先舊學忘
矣已多須先生講究乃可望心知開明也羅子曰
據所云儒先舊學與諸士心知言下不無兩端而
兩端各有着落故儒先之學可以舊言舊則未必
其長新也諸士心知則可以新言新則時時其在
難將以舊目之也今且試看我與公互相駁論其
駁論皆莫非心知也諸士環坐而應聽聽而且思
思聽皆莫非心知也自茲時而反求之天早又自
天早而推之昨日前日其言論思聽亦皆莫非此

心知而未嘗異也。自茲時而順求之。下午。又自下午而推之。明日後日。其言論思聽。亦皆莫非此心知。而未嘗或變也。中有悟者曰。道果在邇。非遠。事果在易。非難。曰。豈惟道與事之爲然哉。卽茲對答聽思。莫非親親長長。而亦莫非天下太平也。中又有悟者曰。吾儕果是行不著。習不察也。曰。卽此著察。叫做是學。吾儕豈獨終身由道。而不知其爲道。亦終身由學。而不知其爲學也。今諸君果能學術。心知合而一之。庶於儒先不相負矣。或乃歌個個。

人心有仲尼一絕諸士踴躍

因歌心齊入室須先升此堂詩句羅子曰心齋先生
詩提醒學人甚切所言工夫極明但論爲學則有
從覺悟者有從實踐者陽明心齋二先生的親師
徒然陽明多得之覺悟心齋多得之實踐要之覺
悟透則所行自純踐履熟則所知自妙故二先生
俱稱聖賢但以孔子之言仁必先以智孟子之言
力必先以巧則覺悟實踐功固不缺而序實不容
紊如此詩念頭動當謹然動念處從何來則未謹

之先不可不探求也。舉足之間必慎。然舉足將何之。則未慎之先不可不商訂也。若能依得孔孟之仁而先智力而先巧。則源頭既潔。流出自清。而念之謹也。何等順快。指南定向。適國坦途。而足之舉也。何等安穩。故某謂我

明幸生陽明。真是電掣雷轟。星輝日耀。不惟及門高弟。藉以超凡入聖。而聞風興起者。亦自可以化頑鉄而作精金也已。

癸丑羅子過臨清。造重疾。恍若一翁曰。君身病稍康。

矣。心病則復何如。羅子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
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劬而目輒不冥，擾攘而意自
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錮疾，可不函圖
疹耶。羅子愕然曰：是予心得。骨言病。翁曰：人之身
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
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
裏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
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蓋人之志意長在目前，
蕩蕩平平，與天口相交，此則陽光宣朗，是爲神境。

令人血氣精爽，內外調暢。或如志意沉滯，骨髓隱隱，約約如水，鑑相涵，此則陰靈存想，是爲鬼界。令人脉絡糾纏，內外膠泥，若今陰陽莫辨，境界妄糜，是尚得爲善學者乎？羅子驚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潛消，血脉循軌。

有言講學起謗，如宋事紛紛，可悲。羅子曰：此閒係世道，非小小也。吾儕幸。

聖明敬一之訓，化日昭揭中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日涵泳治化，雖童稚小子，皆能言學，况

大人君子孰不知從事於此哉。但須更以所學者衆共商討棄短取長歸於大中至正方爲超絕古今。以解孔子之憂一大快事也。其視前代教化未行道德未一而徒以言說求同異意氣相排擠者不同矣。然則前代之憂在講而不學今日之憂在學而不講。

尚朱陸論學不合何也。羅子曰。二先生氣稟不同。以己律人各有持也。如晦翁原是渾厚之質便要天下人皆從聞見鑽研而入。象山原是英敏之資便

要天下人皆從德性超悟而入。豈知人各所稟不一。有不可盡以己律之者。曰然則何如今一也。曰學于古訓。晦菴所以開萬世君家。先立乎大。象山所以善讀孟子也。且與孔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相合。

一友嘆曰。先生學在孝弟。某有繼母。事之稍得歡心。至有一弟。屢教終不化。何如。羅子曰。君曾擇好友與處否。曰未也。曰卽此便見汝愛弟未至處。夫兄弟手足也。若汝手傷血流。則呻吟號呼。求人問藥。

肯少停時刻哉。此友感泣深悔。羅子因徧呼仕途諸君曰：手足且然，至君父則吾元首心腹也。吾輩有志明時，顧乃優游卒歲，護持少呻吟之痛，而調理無號呼之切，徒悼嘆於堯舜君民之難，而治平之不可親見也。罪將何所逃哉。衆共誓之曰：如復不切于心者，鬼神將陰擊之。

問父子天性，如子尚廉潔，父忿戾之，違則傷恩，順則損名，柰何。羅子曰：須要假貸曲處，不拂親意，而亦不失所守也。則善矣。曰：父有餘蓄，子必取之，以爲

不肖亦可從否。曰：是須教之以正，必不可從也。曰：子之不肖，出於天性，又止生一子，過責恐天沒付之於命，可否。曰：父子主恩，決無可忍之心，亦無可棄之理。大凡天下鳥獸、虫魚，皆可以感而移，況於人乎。但教亦多術，須悉心盡力，乃得奇中而妙運也。曰：畢竟不能感，非命而何。曰：此命字不當就己說。若說我命該當爲子孫苦，則生意已自本身斬了。是自己先不肖矣。又安能貫通於不肖子孫也耶。故人生不幸遭此，必須與之同生死患難，感通

化導力有時而盡，心無時而解，乃是慈道之極也。嗚呼，已慈既極，則子孫又安有不可移之理哉！大慈世人論理，皆是責人厚而責己薄處，失之。故程子云：細思吾身在天地間，有多少不盡分處，正此謂也。

羅子以太夫人目病，禱於華蓋山，縉紳率子弟誦詩立迎于道。羅子進曰：汝知孔子之所以訓其子者乎？亦不過學詩學禮而已矣。但孔鯉既退，卽能不忘。諸子姓亦能相見之後，常時如此，由詩歌便可

以和平心氣。由禮立。便可以堅定德性。在父母前
不改。便成孝。在兄長前不改。便成弟。能孝能弟。終
身不改。便叫聖人矣。

羅子曰。母之育子也。以慈。子之事母也。以孝。常分也。
分而曰常。言天彝民秉根乎心。見乎情。而必不可
已者也。本必不可已之心之情。而慈以啓孝。孝以
答慈。已爲常分。况慈不徒慈。而時之所遭。且節以
慈焉。是則慈之常而變者也。古今天下。凡爲人母
焉者。孰不期子之育也。然時其常。則爲慈也。易時

其變則爲慈也。難夫慈以啓孝，孝者既極其至矣，則孝以答慈者，又奚容以易易爲之哉。

羅子曰：仁，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德也，生爲大，天地之生也，人爲大，是人之有生於天地也，必合天地之生以爲生，其生乃仁也，亦必合天地之仁以爲仁，其仁乃壽也，必曰無期，必曰無疆，夫無期云者，所引之恒久則爾也，是仁之生生而不息焉者也，無疆云者，所被之廣博則爾也，是仁之生生而無外焉者也，是以夫君子之生也，生吾之身，以及吾

家以及吾國以及吾天下而其生無外焉而吾此
身之生始仁也生茲一日以至於百年以至於千
年以至於萬年而其生不息焉而吾此日之生始
仁也如是而仁焉而謂仁之不足以爲壽也吾弗
之然也如是而壽焉而謂壽之不本於仁也吾弗
之然也

一貫編心性上尾